

一位神學家越是將自己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聖經基礎中抽離出來，他就越是將自己從真正的神學源頭中抽離出來!而真正的神學是事工蒙福並多結果子的基礎。

Heinrich Bitzer

◆ ◆ ◆

語文是聖靈寶劍的劍鞘；它們是古老思想之無價珠寶的首飾盒；它們是儲藏葡萄酒的容器；而就如同福音所說，它們是個籃子，這籃子裡裝著餅和魚，能以餵飽許多的人…因為福音是我們所有人所深愛的，那就讓我們因著它的語言而努力地奮鬥吧。

馬丁·路得

◆ ◆ ◆

原文聖經值得你下功夫在上面，而你會在其中得到豐富的報酬

約翰·牛頓

15

弟兄們，Bitzer 是一位銀行家

在 1982 年，Baker Book House(編按:一間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一本名為 *Light on the Path* 的書，本書是在 1969 年以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寫成的每日經文讀物。這份讀物很簡短，並有附上單字表來幫助閱讀希伯來文經節。這本書的編輯於 1980 年去世，這位編輯的目的是幫助牧者們維持並增強從原文中闡釋聖經的能力。

他的名子是 Heinrich Bitzer，他是一位銀行家。

一位銀行家!弟兄們，我們應該被羊以我們身為牧羊人的責任來勸勉我們嗎?很顯然，是的!因為我們肯定不會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上努力前進並彼此鼓勵和勸勉。而大部分的神學院，不論是福音派或自由派，已經藉著他們的課程強調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只對非常少部分的人有一些價值，所以對牧養事工來說，這是一門選修科目。

我有一份債務要還給 Heinrich Bitzer，而我想透過勸勉我們所有人去思想他的論點來履行它:「一位神學家越是將自己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聖經基礎中抽離出來，他就越是將自己從真正的神學源頭中抽離出來!而真正的神學是事工蒙福並多結果子的基礎¹。」

當有用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知識不被教牧部鼓勵和珍視時，這個宗派會發生什麼事呢?我不是指簡單地提供和欣賞而已，我是指珍視、推動、和尋求。

當原文在牧師之間被淘汰時，有幾件事會發生。首先，牧師對聖經經文的含意之精準確認的信心會減少，而嚴謹地解釋聖經的信心和大能地講道的信心也隨之消逝。如果當你冒著超出福音基礎概論的風險而有不確定性的困擾時，你很難於週間及週末在神有深度且有權能的啟示範圍之外講道。

第二，因著不同的譯本而有的不確定感—這總是包含了很多種的翻譯—這往往在預備講道時會攔阻經文的分析。因為當你開始注意到一些關鍵性的細節，例如時態、以及詞彙重誦，你會了解到有太多樣化的翻譯去提供一個這種分析的確切基礎。舉例來說，現今大部分的英文譯本(RSV、NIV、NASB、NLT)並無法讓解經者明白在羅馬書六章 22 節的「就有成聖的果子」和五節後的羅馬書七章四節的「結果子」是連結在一起的²，它們沒有將羅馬書六章 22 節的「果子」這個字翻譯出來(編按:上述的英文版聖經並未翻出「果子」這個字)。

所以講道者通常以一般性的經文焦點來滿足自己，而他的解經就缺乏精確性和清晰性來以神的道激勵會眾。無聊的大綱論點對很多講台而言是個咒詛。

因此，解經性講道就落入廢除及不受歡迎的景況之中。我說不受歡迎是因為我們通常傾向藉著極小化或忽略它們的重要性來從這困難的任務中維護我們自己。所以我們發現在一個不珍視、尋求、以及推動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宗派裡，解經性講道—一個獻上一個好一點的講道來解釋經文的意義—是不太被此宗派之神學院裡的講師和教授所敬重的。

有時候，解經很公然且直白地被批評為迂腐和太過學術。而更多時候就只是個良性的忽略，並且強調這種解經性講道的特色就像是在命令，解釋文詞、圖表，並且排擠了聚會會眾的需要。

當牧者們不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聖經時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他和他的教會傾向成為二手貨。對我們來說，越難明白聖經原意，我們就越是會轉向次要書籍。因為它比較容易閱讀，它也讓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我們有「跟上」一件事。而它也提供給我們想法和見解，使我們無法為自己挖掘出原著。

我們可能會對我們已經讀過的最後一本書的書名印象深刻，但是二手的食物並不會維持並加深我們百姓的信心和聖潔。

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上軟弱的话也會使解經的不精確性和忽略性往上提升，而不精確的解經就是自由派神學之母。

當牧者們不再能夠合理且謹慎地呼籲聖經經文的原意，並藉以傳講和捍衛教義時，他們就傾向成為封閉心靈的傳統主義者，緊抓著他們傳承下來的思想，或是成為開放的多元主義者，不將大量資源本錢放在教義的表述上。在這兩種例子中，緊接而來的將是神學上的貧乏以及容易受偏差錯誤而影響。

第四，當我們在教牧部不強調使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價值時，我們製造了個專業且學術化的長老。我們妥協於神學院和大學裡有關我們身為教會中長老和監督之責任的主要教育範疇。我深深地感謝神學院裡相信聖經、以神為中心、以及高舉基督的學者。但是神真的打算讓最用心於解釋聖經的人，一步到位地從教會裡每週的聖道事工中被移除掉嗎？

使徒行傳二十 27 告誡我們要宣告「神的旨意」，但我們卻閱讀越來越多那些專業學術的書籍，並用這些書來將啟示出來的這些零散碎片整合為一個合一的整體。使徒行傳二十 28 告誡我們要為全群謹慎，並從豺狼中護衛他們，這豺狼是從教會裡興起，並說悖謬話的人，但是我們卻閱讀越來越多的語言和歷史學家的文章和書籍來打我們自己的戰爭。總體來說，我們已經失去了身為一位牧者該有的聖經觀點，身為一位牧者要善於教導、有能力去駁斥對立者、並能夠看透神完備且合一的旨意。對教會來說，培養一位牧養的長老(在聖道上軟弱)以及一位專業的長老(在聖道上剛強)是健康的還是合乎聖經的呢？

現今在教會裡，其中一個最大的悲劇就是牧養部的貶值，從神學院到教派總部，普遍的氣氛和主題都是經營管理、組織架構、以及心理學。而我們認為要從這些當中提高我們專業化的自尊！數以百計的教師和領導者首先用口掌握了聖道，但卻藉著他們的課程、會議、研討會、以及個人經驗來呈現出那不是最重要的。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那個遍及全國的博士事工計畫的本質。

那個理論是好的：持續教育使牧者們更好。但是你可以在哪裡以希伯來語文做 **D.Min.** 和注解？然而，對教牧部而言，有什麼比我們藉著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注解上有所成長而挖掘出神的寶藏來的更重要和有更深的實用性呢？

那麼為什麼有數以百計的年輕一代和中生代牧者們，除了追求語文的持續教育之外，在每件事上都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呢？而為什麼神學院不提供獎勵和學位來幫助牧者們維持最重要的牧會技巧——「經文原意的解釋」呢？

無論我們如何無誤地述說著聖經，我們的行動就揭露了我們對它所抱持的核心和能力的真實信念。

我們需要重新恢復我們教牧部的願景—如果不意外的話，其中包含了以熱情和能力去明白神原始的啟示。我們需要為了這天來禱告，這天就是當牧者們可以帶著他們的希臘文聖經去參加會議或研討會，而不會因著特立獨行而不受歡迎；這天就是當因著對神的道的崇敬以及對其謹慎地解釋在牧者們之中被高舉時，那些不具備這技能的人會謙卑地表示感謝，並鼓勵牧者們去如此行，這也將會鼓勵年輕人去獲得他們從未有過的東西。喔，為了那天，就是當我們的禱告和文法豐富地在靈裡焚燒而彼此滿足的時刻來禱告吧！

在 1829 年，二十四歲的喬治·慕勒，因著他的信仰、禱告、和孤兒們而出名時，他寫道：

我現在有大量的學習，大約每天十二小時，主要是希伯來文…〔並且〕承諾要記住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部分；我如此行是伴隨著禱告的，通常是跪著…即使當我查閱我的希伯來文字典時，我仍仰望主³。

在曼徹斯特的衛理公會歷史檔案中，你可以看到喬治·懷特腓傳道的兩卷希臘文聖經以及寫在格行紙上的筆記被大方地陳列出來。他在牛津的期間寫道：「雖然軟弱，但我通常在晚上休息時間花兩小時在我的希臘文聖經上禱告，並與何明華會中最優秀的人一起默想，每次間隔一個小時，這對我的健康來說是許可的⁴。」

路得說：「如果這語言無法使我肯定這個字的真正意義，我可能仍然是個被囚禁的修道士，在修道院的迴廊裡默默地傳講著羅馬天主教的錯誤；教皇、詭辯者、以及他們敵基督的國度仍不被動搖⁵。」，換句話說，他將宗教改革的突破歸因於原文那鞭闢入裡的能力。

當路得大膽地說「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語文不存在了，那麼福音終將滅亡⁶」這段話時，他對教會千年來沒有聖道的黑暗背景表示反對。他問道：「你有詢問學習這語文有什麼用嗎？你有說『我們能夠以德語流利地閱讀聖經嗎？』」，接著他回答：

如果沒有語文，我們就無法接受福音。語文是聖靈寶劍的劍鞘；它們是古老思想之無價珠寶的首飾盒；它們是儲藏葡萄酒的容器；而就如同福音所說，它們是個籃子，這籃子裡裝著餅和魚，能以餵飽許多的人。

如果我們忽略了文學，那我們終將失去福音…沒有人在培養語文上比基督教界衰敗的更加快速，即使在它歸入教皇無可爭議的統治之下為止。但是羅馬教皇像貓頭鷹般地尖叫逃跑，沒有比這火炬更快速的照亮了這個性質的幽暗…在以前的時代中，神父們因為對語文的無知而經常犯錯，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也有一些這樣的人，像是華爾多，不認為語文有任何用處；但是，雖然他們的教義很好，他們也常常在神聖經文的

意義上犯錯；他們沒有武器來抵擋這些錯誤，而我很害怕他們的信仰將不再保持純淨

7。

弟兄們，或許這觀點可以幫助你成長，學習語文永遠不會太晚，也有人是退休後才開始的！這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問題。約翰·牛頓，這位「奇異恩典」的作者以及前船長，是一位活潑、以及對人有溫柔愛心的牧者們的牧者，儘管如此，他也認為追求語文是很重要的。他有一次勸勉一位年輕的牧師，「原文聖經值得你下功夫在上面，而你會在其中得到豐富的報酬⁸」，有關早期學習語文的時光，他說：

你千萬不要認為你已經達成擁有任何這些重要技能的目標：…在希伯來文中，我可以還算輕鬆地閱讀歷史書和詩篇；但是，在預言和困難的部分，我常常不得不求助於辭典…等。無論如何，我能夠很明確地知道，在手上有這樣的幫助，可以讓我有機會對我自己任何話語的意思進行諮詢和檢驗⁹。

在任何地方都要追求著持續教育，讓我們留意馬丁·路得的話：「因為福音是我們所有人所深愛的，那就讓我們因著它的語文而努力地奮鬥吧」。Bitzer 這麼做了，而 Bitzer 是一位銀行家！

附註：

¹ Heinrich Bitzer, ed., *Light on the Path: Daily Scripture Readings in Hebrew and Greek*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82), 10.

² 現代的譯本中，ESV 是其中少數將其正確翻譯出來的

³ 喬治·慕勒，*Autobiography of George Mueller* (London: J. Nisbet and Co., 1906), 31.

⁴ 阿諾德·達裏茂，《喬治·懷特腓》vol. 1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0), 77.

⁵ W. Carlos Martyn,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66), 474.

⁶ Hugh T. Kerr, *A Compend of Luther's Theology* (Philadelphia, PA: Westminster Press, 1943), 17.

⁷ Martyn,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tin Luther*, 474 – 75.

⁸ 約翰·牛頓，*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vol. 1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5), 143.

⁹ Richard Cecil, *Memoir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in *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vol. 1, 49 – 50. 牛頓生命的故事和事奉請參閱 John Piper, *The Roots of Endurance: Invincible Perseverance in the Lives of John Newton, Charles Simeon, and William Wilberforce*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2002).